

## 傾聽她春去冬來的故事

曾麗珍

一夜滂沱大雨，隆隆雷聲吵醒了我。索性早起，讓清晨新鮮的綠洗滌被凡塵俗事纏繞的心。

泡了杯香濃咖啡，在書架抽了本龍應台的「傾聽」，走到窗前，準備在雨景下閱讀，一嚐久違了的浪漫。

「鈴，鈴，鈴」電話鈴聲響起，打破一屋寧靜！這年頭，大家都習慣了用短訊，誰還會用電話找人呢？當然有，住在香港年邁的母親，教會的老伯伯，伯母們，還有那些不喜歡用短訊的朋友。

我放下書本去接聽電話，是亞芬。

「早上好！亞芬。」

「師母好！你現在有空嗎？請你幫我與 Ben 說說，他不明白我說甚麼？」

「現在是傾聽的時候了

傾聽自己身邊的人，

傾聽大海對海岸的人，

傾聽我們不喜歡，不贊成的人。」 《傾聽》

Ben 是亞芬的兒子，美國土生土長，中文不靈光。亞芬英文程度不高，每當母子言語溝通有阻礙時，就來找我作臨時翻譯，這情況在我身邊一群藍領工人身上非常普遍。父母因語言隔膜而無法與子女親密互動，這也算人間悲劇吧！

### 往事如煙

我認識的這群朋友多是六、七十年代自香港來美。六十年代初的香港，物質缺乏，人民生活窮困，早年香港合法童工年齡是 12 歲，多數家庭的長子長女年幼綴學，做勞工賺錢養家。女孩多數去製衣廠幫工，男孩多數是機械廠學徒。六十年代後期，有很多旅美鄉親回來娶妻，窮家女孩爸媽想為她們找的一條好出路，嫁一個年齡比她大 10 年 20 年的華僑。男孩也會跟著鄉親到美國打工，多是在餐館，洗衣場，或建築地盤等地方工作。

十年前一個早上，教會來了一位新朋友。主日崇拜後，我走過去跟她招呼。

「你好，我是這裡的師母，歡迎你來我們教會！你叫亞芬嗎？剛才李萍這樣介紹你的。」

「是的，我叫亞芬。李萍是我工作的餐館老闆娘，她帶我來的。」

亞芬看起來非常低落，沒有笑容，卻很有禮貌地答話。我連忙要了她的電話，約她過兩天見面。

星期三早上，我們在「麥記快餐店」見面，我還未開口說話，她已潸然下淚。

「你好苦啊！」  
「是，好苦！.....  
……幾十年婚姻折磨，任何時候都可以嚎啕大哭！」她說。

她的丈夫亞文好賭好酒，每當醉酒或輸錢時，就將脾氣發在家人身上。亞芬為保護兒子，一個人頂住亞文的言語暴力。最近，兒子結婚了，她忽然陷在抑鬱，內疚和自責中，在工作時常常表現得灰心喪志。李萍擔心她，把她帶來教會。

往後一星期，每個早上，我們都在「麥記」見面。人生數十年的故事，不是一個星期就可以說得盡的，她多麼需要「傾聽」。

### 難唸的經

亞芬 12 歲開始在製衣廠工作，18 歲那年經爸爸的同鄉介紹，從香港嫁到美國，落腳西北部郊區小鎮。兩夫婦經營一間小外賣店，沒有幫工，大小事務由購買食材，洗煮都是兩人胼手抵足，一星期七天，每天 11 小時困在小斗室，不見天日，沒有朋友往來。

亞文生活苦悶枯燥，常說「一醉解千愁」「小賭怡情」，就如此這般沉迷酒色財氣！亞芬秉持中國傳統女人美德，放工後窩在家裡照顧兒子。可是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去日間托兒所，自小接受英語教學，除了晚上聽爸媽幾句日常中文用語外，基本上他沒有機會說中文，年齡越大越難與父母溝通。

「幾十年都捱過了，為甚麼忽然會倒下來？」  
「我也不知道如何度過那幾十年？每逢想起，就痛得不得了。感覺自己像一個被車輾過的小女孩，被親人拋在四野無人的郊外，沒有人路過可以拯救，野狗也快出動了。」  
「你最近怎麼了？」  
「餐館前兩年結束，亞文已搬到外州工作。他離開，我其實是高興的。不過，我覺得責任已完，已沒有存在必要。Ben 娶了個美國女人後，一屋都說英語，我待在那兒像廢物，這廢物比其他廢物更廢，因不能循環再用。」她淒然地苦笑！

我無言！

眼前的亞芬雖是中年，卻被很多小孩誤叫奶奶。她說年輕時穿小碼衣服，現在穿加大碼，為家庭這麼大犧牲竟然沒有回報。我說她以前是小黃菊，現在是芍藥！不過，如果她肯改變心情，她將會是丰姿燦爛的芍藥！她笑了，是開懷的笑。亞芬不信鬼神但拜觀音，因為觀音仁慈。危難時會向觀音求助，或「無語問蒼天」。天仿如有一個天神住在其中，比人類精通能幹，能夠消災解難。然而，在無災無難的日子，就互不打擾，兩者關係淡薄。亞芬認識了基督教的上帝之後，對天神與人的關係有另一種詮釋，另一種體會。一個早上，她接受了耶穌做救主，對一個為她犧牲，默默愛她的神，她非常感激，願意一生尊祂為神。她的禱告特別可愛，她說：

「耶穌阿，我不懂禱告，總之，你知我需要甚麼，你要幫我，幫到盡頭。還有，幫助我做好，不令你失體面。你要保證我不會在上天堂途中被你踢走。還有，保護 Ben. 」

她說已背熟了 這禱告，天天講相同的話，不必來回思想要說甚麼，省卻煩惱！

## 二人行也有我師焉

亞芬像古代大刺刺的俠女，有情有義，對信仰忠誠。記得她信主後第一天，就將家裡的觀音和其他偶像帶去教會，請牧師為她銷毀，她說等不了牧師排期，在家裡對著那些東西，一天也嫌太長。

我與亞芬常來往。有一次，她將一個信封給我，說將泊在車庫的舊車賣了，現金用信封袋著，因不會用支票簿。我打開一看，了得？無功無勞，我怎能收下？那數目等於她一個月工資呀！

「你收下吧，當作幫補女兒買車。那區區數目於我無用，不能改善我的生活，不能幫助我買新房子。我需要的至少數十萬元呀！況且，這是亞文留下的舊車，快快用掉它，節省保險費呢！」

眼淚滾滾而下，心痛！這是我信主 30 年以來，收到最大筆的現金饋贈，從一個苦命的窮女子手中。

她成了我的好同工。教會更改崇拜時間，我有個想法，在崇拜與主日學之間有茶和咖啡供應，讓弟兄姊妹藉那段時間聯誼。然而，要找人一早來煲茶煲水談何容易？大家都是在最後時間才衝出家門的！亞芬知道我這個想法，一口應承擔起重任。直至後來教會搬遷取消這項目，四年來無論下雪或下雨天，只要有崇拜，她會一早起來，開車 30 公里，來教會為我們煮茶和咖啡。

有次我們又在「麥記」見面。

她問：「基督徒可以離婚嗎？」

「你有人追求呀？」

「文人想像力豐富阿！我寧願一世單身，除非天堂不准單身女人入去。」

「你為啥想離婚？」

「與亞文已經分開兩地幾年，甚少聯絡。我討厭保持這個身份，想一刀兩斷！」

「亞文有沒有外遇？有沒有要求離婚？」

「他這個人又悶又呆，連蒼蠅都不會飛過去。世界上只有我最蠢，哦，應該是我爸眼光太差。」

「你可以離婚，不過，如果他沒有犯姦淫，你為作基督徒好見證，也可以不提出離婚。萬一他提出，那你是跟隨他的意願，這不影響你。但，你可以為自己決定，我們不應做法利賽人。」

「那， 又是我吃虧！沒法啦！」

至今，已六年，她沒有再向我提過這問題，他們仍然保持淡泊的關係。每逢想起她對主單純的愛，我就忍不住落淚。

## 叫卑賤的升高

某天，忘記了是甚麼事，可能是被兒媳氣壞吧，亞芬在我面前哭崩了。我拍著她的手，任她哭。她說：一生人未嚐過愛，年輕時離家；夫妻相處如陌路人；與兒子雞同鴨講；這一生沒有人像師母你那麼愛我！

我的心揪痛！

「在小鎮生活，人也沒見一個。在教會見到的人多過我一生所見的。有一次，陳謙向我招呼，他說是在大學教書，我當下想即刻鑽入地洞。讀大學已夠天才，教大學生的是甚麼人？我怎敢跟他說話？在教會，我是最低下層，多謝師母你沒有看不起我！」

我說：「我無可誇！是神的恩典。若 18 歲時媽媽將我嫁來美國，我也與你過一樣的日子。再說，你在很多方面絕不比別人差。」

認識亞芬後，我們一齊尋找她的餐館同行，成立了一個藍領團契，這班人在中產知識份子的教會生存並不容易，然而，「神叫卑賤的升高」，他們 40 人當中，有一半以上信了主，定期聚會，參與事奉，成熟的屬靈生命令崇尚安逸的基督徒汗顏。今天，我特別為他們禱告：「上帝啊，請你給他們過好日子！他們好苦啊！你財富千萬，不要對他們太吝嗇呢？」

當然，這個禱告不能讓亞芬知道。

-----

作業被老師修改後的心得：

1)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剛好有一位姊妹來找我，直覺地我想寫她的故事。後來，擔心可能與「家庭故事」無關，不過，老師修改後沒有指出這一點，我猜大概沒有「離題」吧。

2) 讀老師的批改時，才發覺「是」「的」用很多而且不恰當，刪除這些字後，文句乾淨得多。

3) 粵語口語化用字會讓其他不說粵語的人難明白，這點我須多注意。

例如：「每逢想起，就.....」。老師不明白，我便改為：「感覺自己像一個被車輾過的小女孩，被親人拋在四野無人的郊外，沒有人路過可以拯救，野狗也快出動了。」

4) 有些句子沒有頭沒有尾，加一兩個字清楚很多。是我對讀者的疏忽。例如：「Ben 是亞芬的兒子，土生」。老師改為：「Ben 是亞芬的兒子，美國土生土長」。例如：「還有那些不喜歡用短訊的」。老師改為：「還有那些不喜歡用短訊的朋友。」

5) 文章題目是一個「引發閱讀興趣」的關鍵，這一點仍然很難學得到。

多謝老師！

